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鑑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唐鑑卷十七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注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為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

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三云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見前卷註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

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順宗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十二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

矣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賈耽

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黄裳論及藩鎮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

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絶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封國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强大其理勢然

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順宗憲宗）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並見上註）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

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宫之中於明堂之上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訣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前劉向傳對賢人在上則行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

也黄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比昆志切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文王詩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遠也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于天下其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

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

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訣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已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黄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

裴垍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為太子賔客擢藩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

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為奴婢閏月已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已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絶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

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垍李絳以為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拭狀示諸

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祖禹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將去聲下同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書周官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令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躁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

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歳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懐其累代養嫗之恩嫗於遇切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葢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可勝道哉濟及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

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内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内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詩宣王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王武王之境土）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令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相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

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田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為劉濟使魏知

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為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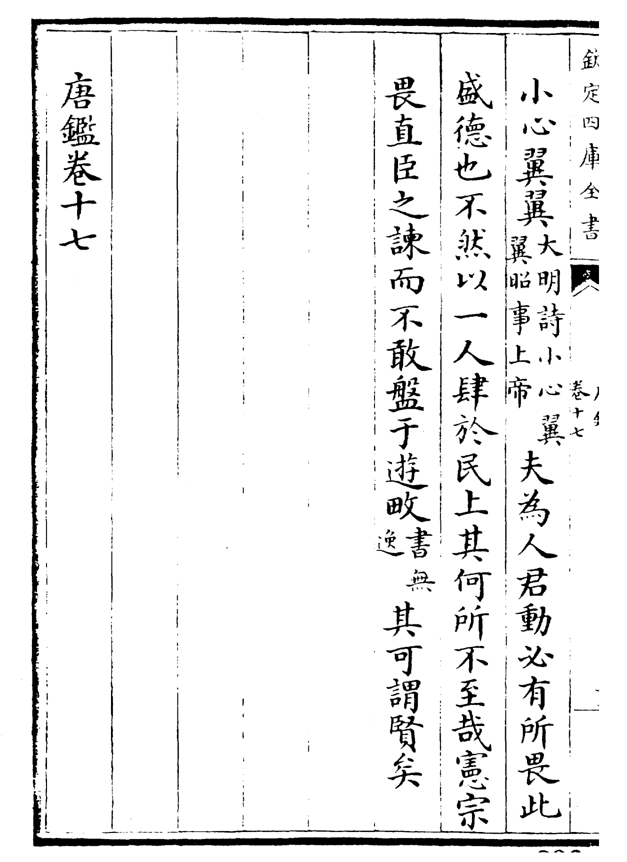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南有嘉魚詩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其克

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傅説者高宗之功傅説高宗臣用十亂者武王之功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宫适太顛閎夭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致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已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

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能保其成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也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同上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皆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書無逸其可謂賢矣

唐鑑卷十七

唐鑑卷十八

宋 范祖禹 撰

吕祖謙 注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

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
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得已勿
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
從諫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
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字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
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君從
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

義也君惡正直而說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禄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書冏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

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書說命傅說告高宗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休命說音悅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

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書臯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書泰誓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

以知人二十語　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

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
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
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
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
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
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
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

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

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則内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記儒行儒有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猶衡之於輕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

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讎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記緇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鄭氏云難知有姧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鄙之罷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

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茍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語十六則將焉用彼相矣焉於虔切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帝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

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為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鼎卦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

（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周爰咨諏周爰咨度）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並見前註）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

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蔽欺也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帝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為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㩁恒冀卒終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末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吴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盗賊鬬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

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獷戾之俗為驩虞之民孟盡心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虞讀如娛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葢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西之人刼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抜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

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柬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仝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為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為賊用雖中土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

書臯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安國云兢兢戒慎業業危懼也

哉

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為相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鄘泣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鄘固辭相位明年以鄘為户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前賈誼傳疏𥡴管子之言管牧民篇已有四維禮不踰重義不自從事廉不蔽

惡恥不從狂　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况為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鄘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以為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為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聞鄘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鎛以本官异

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
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
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畧曰所可惜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
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
體乎帝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臣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

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茍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淄青平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内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

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隳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葢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

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横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為法者必關盛衰楊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綱之相維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臂指之相使矣唐陸贄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

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横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况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

皇甫鎛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覩矣崔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公孫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人莫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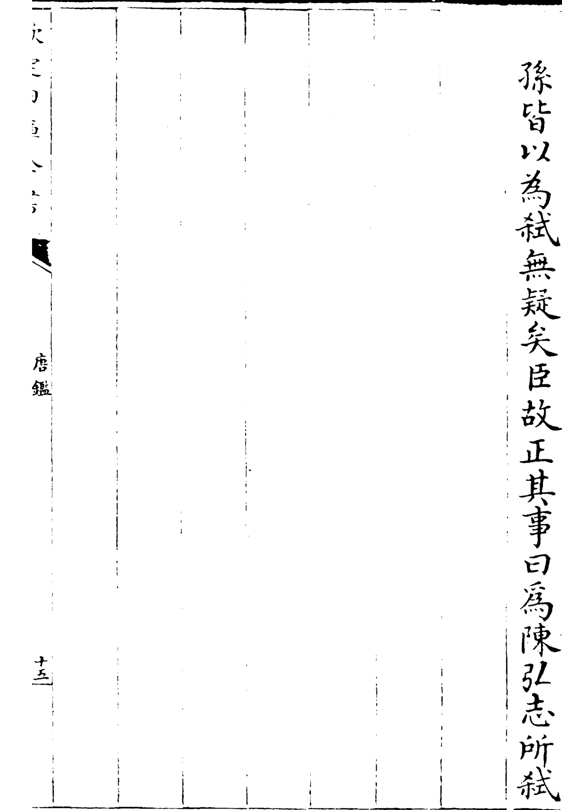
明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帝不許及帝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憂之帝崩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唐本紀贊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吳元濟誅彊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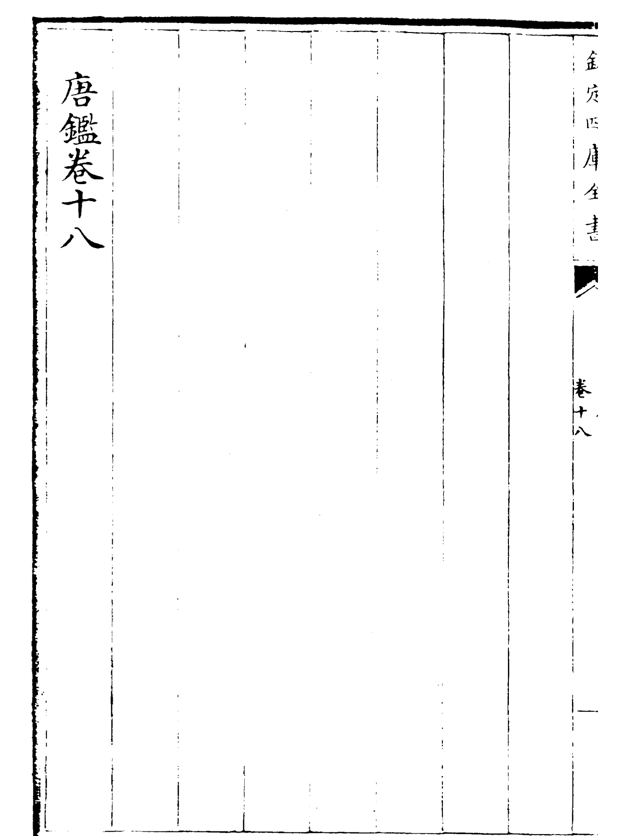
尤甚於德宗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

右憲宗在位十六年為陳弘志所弑年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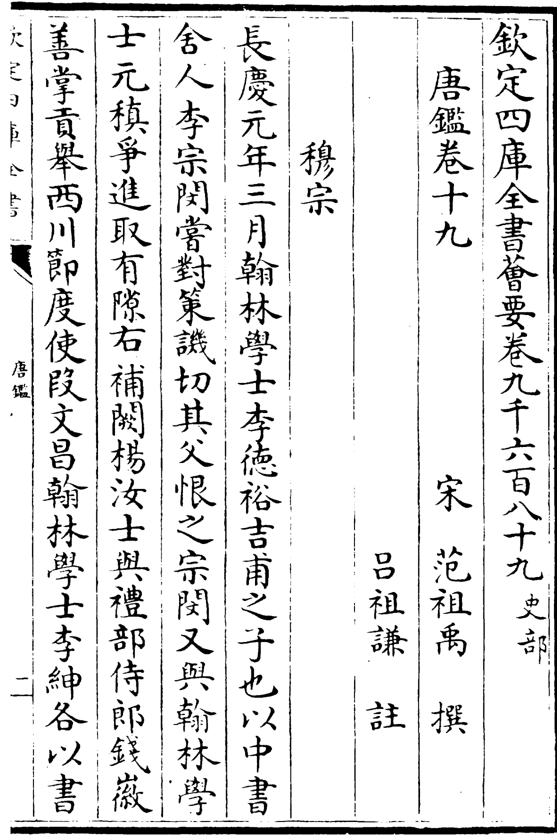
臣祖禹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内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云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志等弑逆憲宗英威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云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兹事曖昧終不能測其虚實故但云暴崩其後文宗誅官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史官故盡除之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



孫皆以為弒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弘志所弒



唐鑑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八十九 史部

唐鑑卷十九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

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徳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苹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

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後黨錮傳序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譏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譽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牢脩上言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

海内塗炭二十餘年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二十五人 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贊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者所立者七君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

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同上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布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之八俊俊者言其人之俊英也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為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操士高切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

容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為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又奴教切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秖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

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烝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吉甫征伐於外（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為將而使伐玁狁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王（宣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使文武之臣征伐（文武見上註）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

其君心則讜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車攻詩宣王能內復文武之境土順治而外嚴威也記聘義用之於禮義則順治穆宗庸昏姦謟在側栢舟詩小人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盖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克亦勝也可不為深戒哉

二年先是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涿音斲）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檀為一道（嬀音撝）請除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玫為觀察使（玫音枚）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平聲）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奬拔

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頴無遠畧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覊旅京師至假匄衣食匄與丐同日詣中書求官植元頴不之省反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李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弘靖驕貴莊默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幕僚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裁

刻軍士糧賜數以反厲詬責吏卒詬呼侯切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韋雍等推朱克融為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倰魯登切性剛褊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輩魏鎮之貨以供兄弟

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巾切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悦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既去庭湊夜結牙兵譟於府署譟蘇到切殺弘正及幕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倰於崔植為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為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横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

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為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揺心魏愽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愽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詔以憲誠為魏愽節度使深州

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即位也兩河畧定蕭俛叚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

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

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

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各反唯督令速戰中

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

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

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

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

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

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

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并平聲或作併）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歷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

之先是民間謡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横亘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語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童足以取亡詩注童恣行行去聲而能不惑姦言復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帝遊戲無度狎暱群小暱盡質切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内園令去聲召募力士召[illegible]叫切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及擊毬軍將蘓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蘓佐明等弑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策以衙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

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威望德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君弑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宫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由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是大壊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唐本傳韋處厚疏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岩廊委參決必使畏威幽鎮自臣

而况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為劉克明等所弒年十八

臣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同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唐鑑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　史部

唐鑑卷二十

宋　范祖禹　撰

呂祖謙　註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

簒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擅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屏音餠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戸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

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柰何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臣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

蕢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禄而懐忠發憤極言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茍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智必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汨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易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前劉向傳賢人在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為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得其所則民得其所民得其所則物得其所矣若蕢之直用之於諫爭之職爭去

聲

糺正之任糺與糾同舉而寘之高位則賁之所有皆在

朝廷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天下之口莫不

稱其屈名塞天地選班固賓戲盈塞於天淵聲而身老巖穴卒不

為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七年宰相李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内難淄音緇自

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者皆以為幽閉骨肉虧

傷人倫嚮使天寳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

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為安禄山朱泚所

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内孰不欣悦帝曰兹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令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决而罷

臣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夏商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夏之後宋殷之後也其子孫

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絶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為他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縲囚縲繫也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蹷其本王室喻本根同姓喻枝葉䠞顛仆也史諸侯年表第同姓而為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國邑強本幹為前諸侯王表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為不可拔者也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怨憤出不遜語帝慙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

興安門外梟許驕切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鳳翔監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偪偪與逼同迫也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書康誥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正典刑

而已矣詩大雅尚有典刑乃與訓注為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墄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冦以攻内冦是以一敗塗地史高祖紀令置將不善一敗塗地社稷幾亡幾僅也平聲非徒無益而愈重禍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葢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唐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承父兄之獘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因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究憤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官及復河湟意果而謀淺文宗以為然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上宫人使無逃者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

良等驚因曰急矣旣扶輦入東閤捕訓黨千餘斬之宦竪等知事逹天子相與怨憤帝懼獨不語士良等憤怒屢欲廢帝乃於半夜置帝於一小殿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自是鬱鬱不樂至棄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毬踘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盈庭未嘗解顔閑居或俳佪眺望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成帝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

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宫闈正紀綱有其志而無其材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寛厚勤於庶政唐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以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身無擇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没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離婁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文宗之謂乎

四年十月帝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

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主也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近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為高世之主前紀武蓋

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中去聲危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即位九月以李德裕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

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荀王霸篇論一相而任使之使臣下百職莫不宿道向闕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是以治出於一唐禮樂志三代出於一政無多門左傳晉政多門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以為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為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鶻與紇同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臣為帥

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扈音同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令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魏鎮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偏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茍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積必成擒矣帝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積群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畧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稹以王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乗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櫜音高鞬音言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来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為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記檀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為臂指之用唐陸贄策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揚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静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目足蕩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

利書仲虺之誥不殖貨利 或治宮室書序好治宮室 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為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詩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公無以絶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揚君子簡而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洺磁三州降下江切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

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帝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輙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至静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内則本先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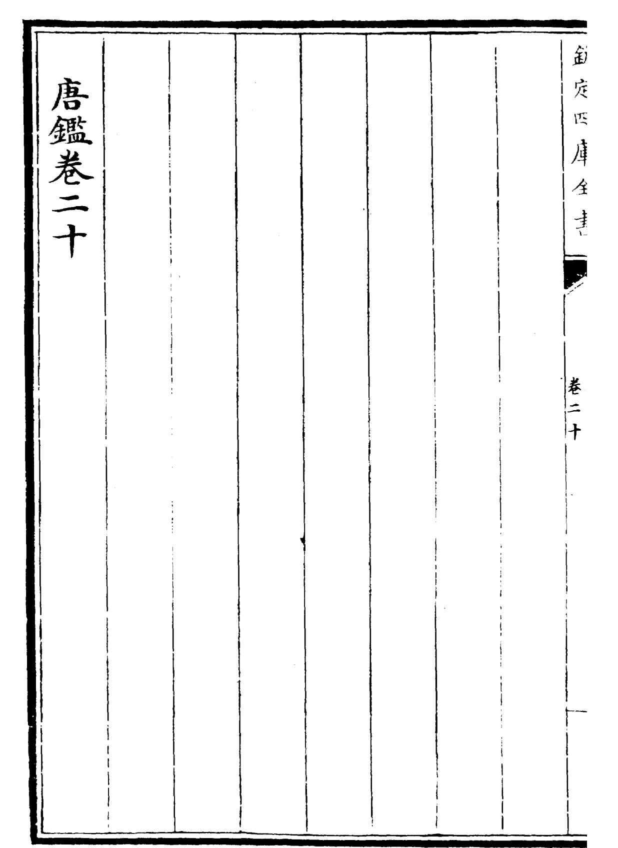
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

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敕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二十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

謄錄貢生臣郭棣泰